



满纸苍凉

名家走笔

◎赵柏田

门口的一对石狮,已静静蹲伏了数百年。大溪在门前日夜喧腾,它流经的时日更为久远。这奉化江的源头,在王任叔(作家巴人)的远祖王钊那个时代,想必还是清澈的,现在已略嫌浑浊了。沿溪的村街上,几堆老人轧成团,下棋,喝茶,闲话。三五个孩子好奇地跟在一群外来人的后面。牛甩着尾巴悠闲地走过。秋日的阳光在溪石和水流中鸣响。这僻远小村岁月不惊的生活,劈面撞来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4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70岁的王任叔被押解遣返奉化大堰镇时,他没有料想到这初始之地也是他的终焉之地。当他走到卵石铺成的乡间小路上,面对这满溪滩巨蛋似的石头,憎恨在他荒凉的心里像草一样疯长,他是憎恨这里出世的宁静的。不然何以解释他落魄至此还要在京城苦苦地守候十年,直到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才不得不回到这里?遣返是遗弃的信号,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他成了一块被丢弃的木头,任由南方山村迷蒙的水汽和贫瘠的生活腐蚀,直至耗尽血气而腐烂,自动消亡了他的肉体和精神。

大堰镇大溪路狮子门33号,这幢建于1906年的南方普通民居是二层木结构楼房,共两间一弄。这是王任叔初婚的新居,也埋葬着一个叫张福娥的不幸女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孤独、屈辱、咒骂和弥留之际的泪水。王任叔的一生中至少有两个时期在此生活,1917—1926的十年和1970年3月至死去的两年,加起来有12年的时间。如今人去屋空,徒留恨声。一楼东间是王晚年卧室,临窗的木桌是他写作的地方,摆放着笔筒、砚、镇纸和一沓已然泛黄的人文社的稿纸。据说《印度尼西亚历史》就是在这里定稿的。屋角有一只50厘米见方的大木箱,旁边的纸片介绍说是王遣返回乡时用来装运印尼历史资料书籍的,从北京一路带到此地。

1959年,因一篇《人性论》遭到全国性批判,过了60岁的王任叔的生命转入了一个急速向下的坡道。以后十年间,王仍居京滞留,其间,妻子爱女分离,因脑血管病变引起的晕眩,连续昏厥,冬天缺煤,生活的艰辛自是不难想像,他写给儿子的几封信是这一时期忠实的生活记录。想想近半个世纪前京城角落这个孤独的老人,让人吃惊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竟能让他苦撑十年。1970年3月,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被遣返回乡,随身所带只有几件衣服和两大箱印尼历史稿件资料。他感到还有力量,希望在放逐中完成这一异国历史的写作。

然而离开了数十载的故乡已不适于他的病体,浙东群山包围中的小村阴晴无定的天气和弥漫的水汽浸透了他的躯体和大脑的所有神经网络。连绵的山峰是天然的幽闭的石墙,使他的情绪愈加松垮和濒于绝望。病情迅速恶化,直至脑血管严重病变而神志不清,精神分裂。他疯了。大雪天的晚上,他蓬头跣足,赤裸着身子,在村子里狂奔嘶呼:打鬼!打鬼!有一次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还有一个传闻是:当时生产队派给他的活是搓草绳,他搓完了就用草绳把自己拦腰捆绑起来,叫道:我把你捆住了,看你往哪儿跑!后来有其后人说这传闻是假的,那就不妨姑妄听之吧,考辨细节的真伪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一个寓言或者象征,相信很多人会发现其中的真意义的。两年后的夏天,王任叔在小村大堰默默死去。

弃文而从史,就像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被迫转向一样,王任叔此举也有钳制声口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沈为人温和,自行消解了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故宫博物院尘封的典籍和一大堆花朵朵、坛坛罐罐中发现了乐趣。而庞大的历史著述对王这样一个渴望行动的人来说却是一桩苦差,遑论乐趣,简直就是一副重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从没有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作家去从事历史著述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从他留下的200多万字的印尼史著作和译著来看,主要用力是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但印尼史料文献很大一部分是荷兰文写的,王不懂荷兰文,只能阅读译成日文和印尼文的荷兰史料,资料有限,限制了作为一个史家应有的开阔视野。另外,结构的松散和逻辑的不严谨也是一大弊病。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方法论的问题。

傍晚,从王任叔的墓地回来。站在这间他的生命最后居留的小屋里,推窗即见青山。40余年前,这满山的葱郁怕也滋润过一双因长久伏案而酸痛的眼睛?清风不识字,穿堂来去,哗哗地翻动桌上的稿纸。书生长已矣,徒留世间的是满纸苍凉。

生于此,又归于此。他好歹也落入了自然生命轮回的轨迹。天道轮回,精神不泯,比之同时代更多受难的、沉默的灵魂,他也算是幸运的了。

手帕

◎李蓓莉

在纸巾大行其道之前,每个幼童都有一块小手绢。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用小别针挂在胸前。红的黄的,棉的丝的,素色的印花的,随风一漾一漾。不肯与妈妈分开时哭成了小泪人,吃饭用餐前脏成了小泥猴,都用得着小手绢。擦擦小脸,擦擦小手,一天的光阴就过去了。玩游戏时,老师会用手帕做现成的道具,小朋友团团围坐,小手乖乖地背在身后,“丢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身后,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在明媚的歌声里玩游戏。手巧的老师,还能用手帕折出小动物的形状,可爱极了。太阳大了,下毛毛雨了,老师还会把小朋友的手帕四角打结,就成了一顶顶遮阳挡雨的“手帕帽子”。

手帕应该归为最有情有爱的随身物品。

先秦时期就有“巾”。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兄长逼婚时,“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这里的“手巾”,便是手帕。此后,每一位妙龄女子,都有一方手帕,称为“罗帕”、“鲛绡”,或娇羞,或深情,最能演绎人心的爱和脉脉似水的情,开始流淌着清新的古典风格。

陆游与唐婉别后重逢,在沈园粉墙题《钗头凤》:“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孔尚任在《桃花扇·寄扇》中说:“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挽了鲛绡。”明代冯梦龙选辑的《山歌》里有一首《素帕》:“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相思。请君翻覆仔细看,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手帕成为情意的纽带。

《红楼梦》里尽是痴情男女的荒唐言和辛酸泪。“痴女儿遗帕惹相思”,讲的是丫鬟红玉和贾芸的故事;“蒋玉菡情赠茜香罗”,两个男人交换的“汗巾”,即《释名》所说:“帕,横其腹也。”也是这条惹祸的汗巾,与后来的金钏之死,导致宝玉被贾政痛打。黛玉前来探望,哭红

了双眼。

宝玉心内惦记,便让晴雯送去两条自己用过的家常旧手帕,送去牵挂、抚慰和承诺。旧手帕带着宝玉的气息和体温,黛玉读懂了其中情意,即在帕上题诗:“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黛玉临终之前把两方题字的旧罗帕,投进火盆,“焚稿断痴情”,与泪水漫漶的俗世红尘作别。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里有一方重要的白手绢。在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讲台,刚念几句便停下了,焦急地在黑压压的听众中寻找什么。这时,一个女人举起一块白手帕用力地晃了晃。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睛一亮,脸上随即恢复了先前的自信,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这个举着白手帕的女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也就是作家向安娜求婚时虚构的小说女主角“安妮娅”。

我的衣橱里至今留着一方手帕,双层,棉质,浅草绿,金色的丝线绣着蜿蜒的枝蔓和翩然的蝴蝶,两层缝边的是同色浅草绿色丝线。这是多年前朋友从日本带来的礼物。另有一方宝蓝色,绣银白丝线的花卉。据说日本人很重视手帕文化,难怪礼盒十分考究,手帕精致得如同工艺品。遗憾的是,那方宝蓝色的手帕在搬家时遗失,而浅草绿的那方,也几乎没有再用过。

便捷的纸巾来势汹汹地取代了手帕。柔软滑腻的真丝、简约清新的棉布、原味质朴的亚麻,那样有质感的手帕渐行渐远,那个朴素、绵长的年代,也随之消失了。

◎江泽涵

在海鲜摊前,一个小男孩指着小黄鱼:“鱼,爷爷,我要吃鱼。”老人抚着孙子的头:“好,好。老板娘,这个多少钱一斤?”

老板娘说:“这堆二十元,这堆十六元。”老板一愣:“这么贵啊?”老板娘斜睨了一眼,尖声说:“你是不是想买十块的,现在还有十块的小黄鱼吗?”便不再看老人,转而招徕其他客人。

老人回过神来后,牵着孙子的手去了别家。

我将这一段记录在纸板上,还写了两段闲语:

一、一边倒:势利,有一边倒的意思。可势利的人,为什么看着穷人会生厌?有钱的人不会白给你钱,没钱的人也不会白要你钱。这样的一边倒有什么意思?

二、豁达:存在一种豁达,叫做“厚脸皮”,可以完全无视外界的眼光。须知世界大的时候,无有边际,但小的时候,也就舞台那么大。

一个同学来电话叙叙。我说了打算去乡下办农场养兔子和鸡的想

碎思

有所悟

蒋勇生

法,已经做了各种风险评估,还考虑是不是在农庄旁边开个烧烤店。

他说:“你有工作收入,稿费收入,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自己?”

我说:“这两种收入太有限了。买房子会有大压力,没有资产,会受尽人的白眼。而且我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说:“可你办农场的压力更大啊,你老劝人不要被名利绑架,怎么自己却盼着被绑架?我记得你说过,人肯自曝一下穷,不知能少绷多少根神经。”

我跟着将这一段也记在纸板上,也有两段闲语:

一、悖理:很多道理是简白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自然会想通,若还想不通的,就很难有想通的一天了。可为什么道理明明是知道的,却还要悖着道理做事?

二、轮回:看见别人做悖理的事,还很得意,我们会笑,会批评,可一转身,自己也做起来了。前车之鉴,前仆后继。生命就在轮回中,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戏。

几日之后,我又添了一段:

三、劝说:劝人是件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有时候,即使说破了嘴唇,他也听不进去半句,还要闹翻脸、绝交。我看他固然不可思议,他看我想必也一样。我既劝他不住,只好抚掌欢送,下一刻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晓得,他若不去尝试,会抱憾终身,又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等着他。